



厚土浓情

曹新林作品集

谨 此 献 给

我们敬爱的曹新林老师

原郑州市青少年宫美术班全体同学



真诚的美

——读曹新林油画近作

迟 轲

现任河南省书画院院长的油画家曹新林，三十六年前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有很长的时间——十几年以上，他献身于培养少年儿童的美术教育工作。从他的“少年宫”里出来的孩子，有许多后来考进了高等美术学院。他是一个美的播种者；同时，他又从未停顿自己在油画艺术方面的实践与探索。

十年前，我曾为他的画作写过一篇评论。令我非常惊讶的是，近时看到他的新作，深觉他在艺术上又有了重大的发展。他的油画技巧更为成熟和精练，并且创立了自己的独有的风格；尤其是对于人生的艺术的思考，更为坚定，更为深刻。

当年曹新林在广州美院攻读的时候，那里的教授有的吸收了法国和英美写实派或印象派的影响，有的接受了俄国现实派的传统。这是曹新林最初打下的基础。而离开学院以后的二三十年间，他更依据自己性格的需要汲取了多方面的滋养。伦勃朗（Rembrandt）、库尔贝（G. Courber）、米勒（F. Millet）以及印象派、表现主义某些画家都给他提供了若干养料，从而融铸成了自己的绘画语言。因此他的写实的艺术是具有强大的表现力的，是有鲜明的个性的。

他的油画，看似粗朴，实则细腻。不但明暗的变化十分微妙，而且物象的质感异常逼真，同时又常以不同的笔触刀法，铸造出画面上多种多样的肌理美，所以他的近似古典派的画风中又含有“现代艺术”的韵致。

近十几年来，曹新林却始终迈着坚定的步子，遵循他自己的认定的道路，紧抱自己的信念与理想，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所赞赏的。

艺术是一生的业绩，真正的艺术发源于真诚，必定是和艺术家的灵魂与血肉融合在一起的。曹新林向往的是纯朴、浑厚、豪健而又含蓄的美，这也是和他本人的天性相一致的。他笔下的少女如《十二月》，也总是带有一种清淳朴实的美，而毫无轻艳娇媚之态。

他喜欢画北方贫瘠地带粗朴的老农，画那些脸上的皱褶好像树皮或岩石一样粗糙的面孔。郑板桥画石头曾说：“丑而雄，丑而秀，陋劣之中有至好也”。从常人以为粗丑之中看出来“至好”、看出来“美”，正是艺术家的思想深刻之处。

比如《马车夫》，由集中的光线照亮了的面孔和双手，突现于黑色的背景上，布满皱纹的脸上，记载着多少人生的阅历和岁月的艰辛。

而《持白条子的老农》更引发出我的许多思绪。那位健硕而忠厚的老农，正俯视着手里拿着的一张“白条子”——那就是他一年劳动的所得（或报酬的一部分）。我觉得画家在这里主要的还不是抵制这张不公平的“白条子”（这种不合理的做法已在纠正），而更多的是在描述甚至是赞美这位“怨而不怒”的老者和他那种“容忍”的性格。——他的脸上似乎略含一丝苦笑，似乎刚刚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

“容忍”，当然不能说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美德。但是回顾历史，在这片并不十分富饶，广大而又多难的大地上，维系了几千年的繁衍生息，保持了民族的凝聚与稳定，劳动农民的“容忍”性是产生了一定作用的。今天当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将要敲开“现代化”的大门的时候，对于这种“容忍”的性格，应该予以理解和善待，而不可辜负它、轻蔑它，更不可欺凌它。

我想起抗日战争年代，艾青在北方农村写的诗句：

这里的山上没有树，

这里的河床没有水，

这里的人没有眼泪。

我想起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初次访问华北，返美后放映他拍摄的中国幻灯片时，曾对一幅老农的照相解释说：“就是这些忠厚勤苦的农民，养育了中华民族！”

曹新林所追求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宽厚的深沉的美，一种诚实的美。

真善美的彩虹

——向原郑州市青少年宫美术班同学致意

曹新林

转眼间，我的人生旅途进入了一个界限，60岁是生命的自然阶段。回首60年的遭遇，倍感欣慰的应该是在郑州市青少年宫美术班教学达十几年之久的“粉笔生涯”。即我处在三四十岁精力充沛的中壮年期的1973至1985年间，时势恰逢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伊始的年代。那时，整个社会朝气蓬勃，求知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我与美术班的同学们共同营造出了一个良好的教学氛围，课内课外洋溢着正直、真诚、勤奋、开放的浓郁气息，师生们用辛勤的汗水浇灌着生命的花朵，一批又一批品学兼优的艺术青年走向了全国各高等美术院校的大门和其他工作岗位。记得在一次美术班元旦化装晚会上，同学们在一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歌曲中，高昂地唱道：“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的确，在新世纪即将到来的今天，七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已成为社会的栋梁与中坚。当年美术班的青少年，如今已有享誉海内外的著名艺术家，有成绩斐然的大学教授和学者，有经济领域中颇具实力的集团总裁、经理，有在政界和科教界任职的县长、处长和系主任，有活跃在青少年美术教育战线的辛勤园丁，当然还有更多的艰苦奋斗在各自岗位的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参加当时青少年宫美术班近两千名同学，包括其中进入全国各高等美术院校的三百多名大学生，他们在走向社会之后，肩负着事业的责任，锻造出生命的光彩。

人生的青少年，编织着梦幻与诗篇，那是人间真情的源头。每当我与同学们相聚时，大家都会不自觉地回忆起那难忘的求知、求学、求真的岁月，回忆起在美术班时的种种包含细微末节的有趣故事，哪怕是我那一脸的严肃与刺骨的训导，都会转换成一种往日的美好！我亦由此理会出人间的真情不灭及“善有善报”而感到坦然。而今，当我即将退休之时，同学们一呼百应地发起了规模不俗的师生联谊活动，集资为我办画展、出纪念册、开座谈会、做铜像，使我本有些灰色而又惭愧的心态，又沐浴在一道彩虹的真善美的光环之中，因为它的意义不仅仅是对老师的答谢与祝福，它蕴含着人类精神生活最为光辉的内容。人间自有真情在，无论人们怎样描述文坛的丑陋，商界的残忍，社会的腐败，都不能无视“人之初、性本善”的事实，正如此，社会才在艰难中前进，人类将进入更为光明的未来。

我感谢发起此次联谊活动的同学，感谢无私奉献、慷慨解囊和积极参与的同学，感谢所有支持此次联谊活动的各界朋友。面对似火真情，我只有惭愧！

想起小时候读过的旧书，什么“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是缺少自然科学知识的经验主义之谈，不足为训。然而“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之说，则对任何人的社会行为都是真理。美好的回报永远倾情于善良而真实的心灵。

谨此，对同学们的捐资出力的奉献精神及深情厚谊深表诚意的谢意！

2000年6月20日

真情如金 四海同贺

无论我们身在何方，境遇如何，我们总忘不了位于郑州市人民公园内的那个小院——原郑州市青少年宫美术班（后期称郑州市青少年业余美术学校）的所在地。我们这批人在七八十年代先后学习、生活过的地方。记得长方形的北方小院也就一个篮球场大小，院子内黄土为地，南、北、东三面是几间平房，东面的一间平房最大，当时我们都习惯称它为“大房子”或“大屋”。它是我们的主要学习场所。小院的门开在西面的围墙上，站在门口可以望见不远处公园的西门。穿过南面的一排平房，走过一段黑黑的狭窄的室内过道，后边还有一个狭长的十几平方米的小院及另一排东西向的平房。我们的老师曹新林在八十年代就住在这个小院内的西南角的三间平房里。小院内和他的家相连的几间平房也是教室，记得当时大家称之为“小房子”或“小屋”。



这座掩映在花木丛中、在公园游客眼里没有什么起眼之处的小院，却使我们这批以一条特殊的纽带联系在一起的年青人不论走到天南海北、无论身在地球的哪个角落都难以忘怀。我们中的许多人在这里度过了自己青少年时代最美好的时光，我们熟悉这里的一花一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我们无穷的故事。我们之中有些人很小的时候是在“小屋”里学会了画几何形体，我们大都是在“大屋”

里学会了画素描头像、画色彩静物；我们曾把公园里的游客请到班上画素描写生，春天里画过从公园里偷摘回来的白玉兰；我们是在这里上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堂透视课、解剖课和美术史课，我们中的许多人也是在这里完成了第一次艺术创作，初次参加了国家级、省市级的青少年画展。“大屋”里、“小屋”里处处留下了我们的欢声笑语，留下了我们刻苦作画的身影、洒落过我们的老师认真指导、讲课的汗水。我们在小院东边的树林里散步，思考人生、思考艺术；我们在小院西面的草地上畅谈理想，畅谈未来。我们中的许多人也是在这里结下了忠贞不渝的友谊。上课时静得连掉下一根针都听得见的大屋在元旦晚会之夜变成了欢乐的海洋，我们流着感激的热泪向老师拜年，流着激动的热泪互相祝福，祝愿人生都似今朝，明天更美好。



今天，我们几千人先后一批又一批地走出小院，走向社会已经一二十年了。我们之中的三百五十多人先后从这里考上了包括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等各类、各级美术院校。今天，我们之中产生了全国乃至国际知名的艺术家、设计师，产生了成功的企业家，产生了各级美术院校或其他行业的领导，产生了海外学者和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今天，我们生活居住在祖国各地和世界各地，我们忘不了人民公园内的那个小院，我们更忘不了小院的主人——我们的恩师曹新林老师。（在当时我们的心目中，曹老师就是小院实际上的主人，一来因为他工作和居住都在小院，二来因为我们当时可以说全部都是仰慕曹新林之名才来到青少年宫美术班，走到一起来的。）我们忘不了那个小院，也是因为我们永远感激我们的恩师曹新林





老师

我们忘不了我们初学艺时的恩师，并非是因为我们当时都年少，心灵上、知识上都是一张白纸，有人轻轻地在上面一画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之中有些人刚到青少年宫的时候，已是成熟的社会青年、复员军人。我们之中也并非每个人都在那里学习了很长时间——有的人只在那里待了月余或上过几次课。我们忘不了我们的恩师，并非全因他帮助我们考上了大学，走向了成功之路，帮助我们圆了一个梦想——我们之中也没有考上大学者，现在也有仍在普通工作岗位上的好公民。正是因为我们的老师的人格魅力，才使我们对他怀有如此深厚的

的感情。

这份铭心的师生情中，有崇拜之情：我们的老师个人艺术成就非凡、扬名四海，艺术教育事业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老师又颇具帅才，在他的领导下，创造了一种特殊的、令人难以忘怀的青少年宫的学习氛围。这种氛围像磁铁一样，把我们每个学生的心灵紧紧联系在一起，多少年后我们还能感受到这种令人奋发向上的、有生命力和朝气的“青少年宫精神”的影响。老师从事教育事业，言语不多、条规简单，但却收效巨大，再兼举止威严、似乎不拘言笑、个人性格神秘，在我们眼里魅力超然，成为我们许多人心目中的偶像。这份师生情中，有敬爱之情：老师为人处事正直、人品高尚、谈吐直率、胸怀坦荡。他那种对事业的执著，更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楷模。对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他又体贴入微，虽言语不多，但在我们每个人成长中的关键时刻，却都恰到好处地及时给予了点拨。他不但教画，而且育人，帮助我们塑造良好的品格，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和人生观。在这份师生情中，当然有着感激之情：感激我们的老师把我们引进了美术的殿堂，在我们心中播下了美的种子，提高了我们的专业水平。我们中的许多人就此选择了美术作为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同学中现在从事了其他职业的也因美术和老师播下的一颗美的种子而丰富了自己的人生。我们不仅只跟着老师学会了技艺，而且还学会了为人处事、如何做人，学了一份成熟。在这份师生情中，更有着父子、父女之情：我们中的一些人从少年儿童时期，就跟着老师学画画，可以说是跟着老师长大的。老师就如父亲一般，甚至比父母对自己的成长还有着更深刻的影响力，是他一手把我们送上了人生之路。这份师生情中，还有着朋友之情：长大后我们中的许多人和他成了朋友，成了事业上的



知音。老师是事业道路上的先行者，并卓有成就，我们今天回到老师的身边和老师短聚，还不时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只言片语，依然使我们受益匪浅。老师对事物从来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从



不随波逐流。老师又是一个率朴、善良之人，真正谈兴浓的时候，其实也很健谈（这是我们许多人长大后的发现），于是老师就成了我们可以说贴心话、互诉衷肠的人。他不但是我们事业上的良师，还是人生道路上的益友。

我们的老师经常说他自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乍眼看上去，他那矮矮的个子的确好似没什么起眼之处。仔细观察，他那宽阔、饱满、明亮的前额已显露出他的才智和能量，不时散乱的发型透出他的艺术气质，额头上中年时就已有了的皱纹道出他经历



的曲折。醒目的、高高隆起的大鼻头显出他的高傲不屈和他感性的敏锐，紧抿的嘴角、结实的下颌是他坚强个性的写照。最使我们难忘的是他那双眼睛，眼窝较深、眼睛不大，却目光炯炯、聪慧自负、神气逼人。我们忘不了他那严厉的目光，好像今天依然在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考察着我们的一言一行。

我们青少年宫美术班是1973年开始开办的，时年老师33岁。老师1940年生于湖南长沙附近望城县的一个小乡村。40年代的中国湖南乡村不用说脱不了一个“穷”字，老师的父母都是平凡的农民。老师的童年、少年时期的生活艰难帮助他练就了一生的不怕穷、不怕苦的重性。老师少年时即热爱艺术，从小拉得一手动听的湖南花鼓调，小学时得过全校歌咏比赛的第一名；课堂上时常常瞟过老师的目光画图画、刻图章，视从讲台上拾来的彩色粉笔头为至宝，因为用它可以在墙上、地上涂画他心灵中的彩色梦幻。中学时，刻苦自学，1959年他高中毕业时几乎完全通过自学考入了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五年后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他的毕业创作《好得很——毛主席视察湖南农民运动》参加了当年文化部主办的“全国高等美术院校毕业生创作展”。毕业后，他不愿留在广东，怀着对祖国北方乡土人情的厚爱和对方北方乡土文化的向往来到了河南。在1973年来给我们当美术辅导老师之前，先后在许昌地区师范学校、群艺馆、展览馆工作，并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农村四清运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真是像焦裕禄所说的，贫下中农身上有多少泥，我们老师的身上就有多少泥。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们的老师开始接触、了解，用心灵去感受中原黄土地上的农民，开始把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形象用自己的画笔展现出来，并发展成为他一生钟爱的题材。我们中的一些人70年代中期在美术班学习时还去许昌地区



群众艺术馆看过老师在那里办的画展。记得老师那时的画风朴实、平正、写实，功力高超、艺术功底扎实，已颇具风范。

在调入郑州市青少年宫后，老师的事业和人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老师把主要的精力投入了对我们的教学工作，并在教学条件相当简陋（早期的学生都记得，“大屋”原来是仓库，在数年的时间里，我们上课都是和满屋堆积如山的杂木、杂物相伴）的条件下，用几年的时间就出了成果，



在调入郑州市青少年宫后，老师的事业和人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老师把主要的精力投入了对我们的教学工作，并在教学条件相当简陋（早期的学生都记得，“大屋”原来是仓库，在数年的时间里，我们上课都是和满屋堆积如山的杂木、杂物相伴）的条件下，用几年的时间就出了成果，

在调入郑州市青少年宫后，老师的事业和人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老师把主要的精力投入了对我们的教学工作，并在教学条件相当简陋（早期的学生都记得，“大屋”原来是仓库，在数年的时间里，我们上课都是和满屋堆积如山的杂木、杂物相伴）的条件下，用几年的时间就出了成果，



在国家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就送走了我们之中的第一批大学生。青少年宫美术班的辅导老师是个很平凡的岗位，报酬比当时的普通人高不了多少，而老师每日的生活，很多时候都是美术班和家里两点成一线，在我们身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凭着一种敬业精神，凭着一颗赤诚的爱心，就是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在这样平凡的岗位上，老师不计得失、不计回报地工作着，他亲自送走了我们一批又一批老生，又迎来了一批又一批慕名而来的新生，并逐步地创

出了“青少年宫”这一河南美术（教育）界，乃至全国美术（教育）界的名牌。记得我们当时去外地考学，人家听说我们是河南的考生，就会问：“是青少年宫的吧，是不是曹新林的学生？”我们为曾经是青少年宫的学生而自豪！

由于老师为教育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国家和社会给予了他各种荣誉。青少年宫美术班被社会誉为“小画家的摇篮”，我们的老师被誉为“甘当铺路石的人”。（的确，为了教我们，老师自己那些年少画了很多画，现在想起来，以他的才华而言，还是个遗憾。）他的事迹，省内外各种新闻媒体一时间均争相作了报道。后来，台湾著名评论家曹肃良也曾撰文《在生活中思索的艺术园丁》发表于海外媒体。1984年，由于多年美术教学成绩卓著，共青团中央授予老师“全国优秀青少年宫工作者”的称号。



另一方面，老师课余坚持自己的艺术创作和实践，有时也和我们一起去画写生（这也是一种帮助我们提高的教学方法，老师则自谦为“可以练习和我们一同去考大学”）。那时候我们这些学生好像均以“偷师”为学习的手段之一，为能看上两眼老师画

画而兴奋不已，经常怀着崇敬的心情（那时候，在我们许多人眼里，您就是“神”！）远远地注视正在入神作画的老师和他的作品。70年代末，老师以其作品已经开始享誉河南画坛，80年代初期参与了河南油画学会的领导工作。1984年以一幅参加全国美展的油画银奖作品《粉笔生涯》而斐声全国。当时我们这些学生的家长都说画里画的就是我们的老师自己的心境。在那个时期，随着我们国家政治和社会的变化，老师画里的题材，也悄然开始改变，单纯表现工农兵形象的作品开始让位给一些有人情味的作品，一些表达个人感受的作品，一些甚至是“唯美”的作品。

美术评论界流行着一句话“艺术是时代的反映”，这也许并不是评论艺术好坏惟一的标准，但的确也有几分真理在里面。观我们的老师几十年来的画作，可以从中看到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个人心境的转换，他的画从题材到形式也不断在变化。我们一段时间不见老师，又去拜访回来后，就会互相传达说：“好像曹老师的画又变了。”



迟轲老先生曾在一篇评老师艺术的文章中写道：“十年前，我曾为他的画作写过一篇评论，令我非常惊讶的是，近时看到他的新作，深觉他在艺术上又有了重大的发展。他的油画技巧更为成熟和精练，并且创立了自己的独有的风格……”的确，几十年来，我们的老师在艺术上从未满足过自己已有的成就，一直都在进行着新的尝试和更加深入的探索。进入90年代后，



他那好像永远充满着年轻人的活力的艺术思想变得更加活跃，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多方面吸收营养，进行了多方面形式的尝试，画作中从写实到半抽象，甚至完全抽象的作品都有。（1985年他调入河南省书画院工作，在依依不舍地又业余教了五届学生之后，于1990年终于结束了青少年宫美术班的教学工作，他个人的创作时间也就多了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从《粉笔生涯》到《马车夫》（1992），到获《江苏画刊》优秀艺术家奖的《关云长》（1994），到《抬头望柳》（1996），到《世纪老人》（2000）之间甚大的反差。他这种“学海

无涯苦作舟”的不断探索精神又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老师画的形式和风格的多样：当我们读完这本画册的时候，当你把对这些画的印象在脑海中叠印在一起的时候，它们恰又像一颗钻石的各个抛面，因为光线在其间各个方向上的互相折射，又发出别样璀璨的光芒。这些画各有千秋，一起来欣赏总体上又是一幅完整的画卷，就如我们这些学生一样，百人百样，但合在一起才是老师完整的作品。

“万变不离其宗”。老师现有的代表作品，如《粉笔生涯》、《马车夫》、《抬头望柳》、《世纪老人》、《鸡冠花》（1997）等，还是反映出他对浓烈的“油画味”的崇尚，他对肌理、笔触的钟爱，他的感情的细腻（即使是在粗犷中），他艺术修养的全面、功力的扎实和一流的品味。记得老师说过“好的东西都是质朴自然的”，“好的画是厚实大方的”，“好的东西都带着一种悲剧的味道”。老师的这些话可以帮助我们再来阅读他的作品。老师的画作中一直偏爱两种题材，一是老人，二是年轻的妇女，反映出老师对生活独特的感触。老师的一些代表作中，突出体现着他对于中原厚土深深的爱，因而，著名油画家闻立鹏先生高度评价说：“曹新林从现实主义传统技法中走出来，运用熟练、沉着、质朴的油画语言，把当代黄河儿女的深沉坚毅气质，憨厚、纯朴的性格，刻画得不露声色，却过目不忘……表现了真正的艺术眼光和胆识。”

从90年代中开始（现在还在继续），老师利用他在河南美术界和全国美术界（及艺术教育界）的影响，策划、主持了河南省美术界一系列的省内外展览和学术交流活动，为推动中原美术（特别是油画），提携后进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使河南油画发声全国，波及海外。



著名画家李天祥教授曾高度评价我们老师的教学方法与取得的成绩。他曾说过：“要好好研究一下曹新林的教学”。从我们这些学生的角度看，老师在当代中国青少年美术教育史上的罕见成就的取得绝非偶然。首先，老师当时有着一种对于美术教育事业执著的献身精神，不计回报（近二十年的青少年宫辅导老师生涯，除了国家给予的一份工资报酬，没有另外收过我们学生个人一分钱，一些困难的学生还得到他的关照和资助），牺牲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其次，老师本人又是一个艺术水平很高、学识渊博之人，并注意全面地





培养学生，他教素描、色彩，又在适当的时候给我们上透视课、解剖课、创作课、美术欣赏课等等，较全面地灌输有关美术实践、美术理论、美术评论（后来，他自己也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美术评论文章）、美术史等各方面的知识。

他也多次告诫我们不要轻视文化课的学习，多次提醒我们要注意画外的全面修养。再者，他有着高超的管理才能，并在美术班中创造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充满活力的、团结互助的、敬业的“青少年宫精神”和“青少年宫文化”，使新生都在老生身上学到了这种精神和文化底蕴。此外，他又重视学生人品的培养，记得他讲过：“格调低下的人，一辈子也画不出好画来。”他推崇的学生都是业务、人品兼优的学生。还有，他能洞察每个学生的不同个性和各个学习阶段、生活阶段的心理活动特点，因材施教，虽是一名不折不扣的严师（记得我们当时大都怕他），也能恰到好处地把握学生专业进步中的各个阶段，该管的时候管，该放的时候放。还有，他以前并无太多的从事美术教学的经验，他几乎全凭着一种极高的悟性（记得他个人也极推崇艺术创作中的悟性，他自己就有着非凡的自学能力），在拮据的条件之下创造出了惊世的成绩，成为一代美术教育家。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切他本人无暇去总结和整理，至今仍为美术教育界留下一片激情过后的空白……

踏入新千年的今天，回首看，我们的老师对中国青少年美术教育、对社会的贡献更显可贵，直接受益者是我们，间接是整个社会。他影响了一代中原习画青年（当时也有从外省慕名而来者），并波及全国。他的成就，他的事迹，他的精神创造了很好的社会影响，成为全社会的财富。今天，我们中的许多人成了祖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千里马”，和他这位“伯乐”的慧眼和贡献是分不开的。我们这些“千里马”也没有忘记老师您这位“伯乐”。今天，回首看，这种师生情，我们青少年宫同学的“同窗情”也更显可贵。在这个金钱味日益浓厚和越来越现实的社会环境中，这种深情厚谊更显分量，也将成为教育界和美术界的一首颂歌，并是一种可贵的人道、人文、人理之情（记得中国古来有训，大概是“人之道



尊师敬长，学之道互帮互助”。希望我们学友珍惜这份情，这份谊，今后让其继续成为一种奇特的凝聚力和推动我们成长的动力，切莫忘我们的“青少年宫文化”，多多相聚、互相鼓励、互帮互助、共同进步。

在那时候的元旦晚会上，我们曾唱过“二十年后会相会”的歌。“美好的青春”都曾经属于“你和我”。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聚在老师60岁生日之时，“光荣”属于我们，更属于我们的老师！但愿再过二十年，我们还像今天这样重聚在老师的身边，再重温这一份“光荣”、“美好的青春”和“你和我”。



曹新林老师的全体学生

2000年6月20日

简 历

曹

曹新林，生于1940年，湖南省望城县人。1964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1973至1985年间任教于郑州市青少年宫。1985年调入河南省书画院。现任河南省书画院院长，一级美术师，河南省优秀专家，兼任中国油画学会常务理事，河南油画学会会长，河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主要参展：

1964年	全国高等美术院校毕业生创作展《好得很》	中国	中国美术馆
1984年	第六届全国美展《粉笔生涯》	中国	中国美术馆
1987年	当代油画艺术展《做风葫芦的老艺人》	美国	纽约
1989年	第七届全国美展《春雪》	中国	南京
1991年	中国现代美术大展《粉笔生涯》	日本	东京
1993年	曹新林油画展	中国	台北市
1993年	油画四人展（河南）	中国	中央美院画廊
1993年	第二届中国油画年展《午夜月色》	中国	中国美术馆
1994年	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展《冬韵》	中国	中国美术馆
1996年	首届中国油画学会展《抬头望柳》	中国	中国美术馆
1997年	中国油画肖像艺术百年展《马车夫》、《粉笔生涯》	中国	中国美术馆
1997年	中国艺术大展、当代油画艺术展《秋玉米》	中国	上海美术馆
1998年	中国山水画、油画风景画展《残阳》	中国	中国美术馆
1999年	第九届全国美展《张望》	中国	上海美术馆
1999年	中国油画家四人作品联展	意大利	丁氏艺术中心
2000年	20世纪中国油画展《粉笔生涯》、《抬头望柳》	中国	中国美术馆

主要活动：

1977—1985年	主持郑州市青少年宫美术班教学，培养输送大学生350余名		
1985年	筹备河南省书画院成立暨展览学术活动		
1985年	河南省首届油画展	郑州	主持之一
1992年	河南省第二届油画展	洛阳	主持之一

1994年	河南青年油画家提名展	郑州	艺术主持
1995年	河南山水画家十一人作品展	郑州	策划、主办
1996年	河南中国人物画家提名展	郑州	策划、主办
1996年	中间地带——河南青年油画家系列作品展	北京	策划、艺术主持
1997年	《中原星座》系列展——王群、王一丁水墨画展	郑州	主持
1998年	《中原星座》系列展——毛鑫油画展	郑州	主持
1998年	《中原星座》系列展——韩学中工笔人物画展	郑州	主持
1999年	率团赴意大利及西欧作艺术考察与交流	博洛尼亚	领队
2000年	2000河南省油画邀请展	洛阳	策划、主持之一
1985—2000年	策划、主持学术研讨会、报告会、座谈会数十次		

奖项：第六届全国美展银奖、全国优秀青少年宫工作者。

收藏：中国美术馆《粉笔生涯》、《她迎面走来》。

画册：《曹新林绘画作品选》、《曹新林油画选》。

论文：《粉笔生涯创作札记》、《手工劳作万岁》、《乡土的芬芳》等。



目 录

96 年代之前

湖南农民头像	2
女教师	4
老人像	6
粉笔生涯	8
老人肖像	10
晌午	12
红衣少女	14
腊梅	16
穿花裙的少女	18
瑞雪	20
少女头像	22
晚风	24
藏母子	26
又一春	30
春雪	32

97 年代

好山好水	36
淑女	38
昨夜星辰	40
马车夫	42
古柳牧歌	46
十二月	48
豫西老农	50
倚门老人	54
午夜月色	56
张望	58
秋玉米	60
人群	64
高楼居室两姐妹	68
草原之秋	70
米脂姑娘	72
剪窗花	76
退色的年画	78
生日	80
抬头望柳	84
雨加雪	88
黑玫瑰	90
白菊花	94
鸡冠花	96

人体	100
仲夏	102
春光	104
读报老人	106
火红乐章	108
田园颂	110
晨光	112
浴女	114
关云长	116
北国冬日	118
塞外月色	120
红色田园	122
羊群夕照	124
白色的光	126
冬日麦场	128
冬至	130
麦收	132
干水渠	134
残阳	136
织毛衣的少女	140
霸王别姬	142
村长	146
海滨	148
江南春早	150
觉醒	152
玉米地	154
黑土地	156
化妆	160
酒吧女	162
女代表	164
女模特	166
持白条的老人	168

千年

划火柴的老人	174
陌生的眼光	178
世纪老人	180
呼唤土地	184
藏女	186
圣马力诺风景	188
港湾	190
春夜	192
野合	196
朝圣	198



90年代
之前

湖 南 农 民 头 像

50 × 40cm

1959

纸 板 油 画